



# 铁皮手电筒照见旧时光

米艳琴 文/图

那束来自手电筒的光,总像夜空中最亮的星,穿透时光的迷雾,在记忆深处烙下永不褪色的印记。

最难忘放映露天电影的夜晚。暮色刚漫过村头的老槐树,我们就攥着铁皮手电筒往晒谷场跑。当银幕上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枪声响起,手里的手电筒仿佛也沾了几分英勇,忍不住举起来跟着光束晃,倒像是给银幕里的英雄们打了信号。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,李侠在密室发电报时,手电光被压得极窄,仅够照亮电报纸上的密码,字迹在光晕里微微颤抖,像他紧绷的神经。窗外巡捕的皮鞋声越近,那束光就越坚定。光在,电波就不会停,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
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夜袭戏里,手电筒是无声的号角。刘洪举着它往树梢一照,三短一长的信号刚落,草垛后、铁轨旁就跃出无数黑影。光束在黑暗中交错,像突然坠进人间的星群,瞬间织成捕捉敌人的网。

《秘密图纸》里的侦察员,把手电用成了追踪的“蛇”。废弃仓库里,光束扫过积灰的木箱、斑驳的墙壁,突然在墙角咬住一个新鲜的鞋印。光顺着鞋印游走,最终停在松动的砖缝,撬开砖的瞬间,图纸边角在光里一闪,那束光顿时有了千钧重量,仿佛托着整个城市的安危。

而我们手中的手电筒,更多是童年的魔法

棒。月光浸过的夜晚,一群孩子举着它捉迷藏。停电的夜晚,手电筒又成了家里的小太阳。煤油灯味混着奶奶的老花镜,在光晕里酿成温柔的画。爷爷捏着手电筒讲《林海雪原》,光束忽明忽暗,照得他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我们几个孩子挤在八仙桌下,看光柱在天花板上变出老虎和狐狸,直到电池渐渐乏力,光慢慢淡成蜂蜜色,才在大人的催促里,攥着余温未尽的手电钻进被窝。

那时的手电筒,主要用来走夜路。回老家山路坑坑洼洼,父亲总让我攥着三节电池的“大个头”,说这光够亮,能照见石头下的蛇。电池快没电时,我们就像做实验般倒腾电极,有时竟真能让光多撑半个小时。那点重新亮起的微光,在黑夜里比星星还珍贵,照着我们一步步走回家。

如今,手机的手电功能亮得刺眼,却再照不出当年的滋味。那个铁皮手电筒还躺在老家抽屉里,金属壳上的刮痕都记着故事:哪道是露天电影散场时磕的;哪道是捉迷藏撞在树干上的;哪道是模仿电影里的侦察员,故意在墙上画下的“暗号”。

手电筒早不是简单的工具了。是影片里永不熄灭的信仰;是童年夜里跳动的欢腾;是停电时裹着体温的暖。那束光穿过几十年的风雨,依然亮在记忆深处,照得见来路,也暖得了归途。

## 归乡打核桃

郭爱川

时,夕阳柔光照来,景致正好,只可惜树顶的核桃够不着,只好留给肉肉哥。

听到娟萍嫂子和仕英夸我:“能上树打,挺能干。”因为靠不住、踩不稳、平衡不了是没法打的。仕英一边拍视频照片,一边担心:“我哥不让你上树,回去咋说?”出发前爱人再三叮嘱,不让我这60多岁的人逞强。我逗她:“是你逼我上的,说不上就不带我玩了!”这话逗得娟萍嫂子大笑。后来打第二、三棵树时,换了根细竿子顺手多了,下树打矮枝时更觉挥洒自如,一竿子扫过去,绿核桃掉满地,格外痛快。

若说头天打核桃是图新鲜,次日打自家核桃时,新鲜感少了,多的是乡亲相帮的感动。一早便有十几人来帮忙,有堂哥、爱人的发小,还有二小的朋友。建生特意请假,带着媳妇、二姐和二姐夫,从邻村赶来干活。

我捡了根短竿子在北边打,没了昨日的稀罕劲,却听见树下女人说,村里还没女人上过树打核桃。二亩多的核桃地里,十几人撒开忙活,打核桃的、捡核桃的,说说笑笑,树上树下的玩笑声让地里满是热闹。

人多干活快,没多久核桃就打完了,装袋装车后,直接开到肉肉哥家——要用他家的机器脱核桃。饭后众人各司其职,开机器的、扛袋子的、倒核桃的,绿核桃进了机器,“哗啦”声响中,水灵灵的核桃从侧面流进筐。接核桃的女人手疾眼快,拣出没脱净绿皮的,旁人递上空筐,她再把满筐核桃倒进袋子,有人撑袋、有人扎口、有人扛上车,配合得严丝合缝。脱下来的绿皮越堆越多,有人用铲子清理,洗核桃的黑水顺着机器往院外汩汩流去。

整个脱核桃过程没人多言,却一气呵成、行云流水。最后,载着脱皮核桃的三轮车,开进小院巷子口,众人又一袋袋扛进院里,倒开铺平,等着晾晒。



往年在老家只剥过核桃,深知这是桩辛苦活。一颗核桃从树上到农家袋中,得经打、捡、剥、洗、晒五道工序,我先前只体验过后三道,今年秋分归乡,总算补上了前两遭。

我们回老家那天恰是秋分,计划次日打核桃。这阵子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忙这事:树少的喊上邻里集中一天完工,树多的便慢慢打,好在核桃耐存,不用急着赶时令。村里人总爱互相帮衬,今天帮张家,明天帮李家,热热闹闹的。

回村那天下午,仕英说肉肉哥家正在打核桃,我们便去看热闹。核桃地里,他家的小白狗正在撒欢,蓝色三轮车停在一旁,男人们在树上打核桃,娟萍嫂子在树下捡。我兴致勃勃要上树,爬上去才知不易——树杈上难站稳,左试右试才靠着树干立定,举竿开打。“啪啪”声里,叶子与核桃纷纷落下,只是树枝稠密,有劲使不上,打一阵就得换方向、挪脚。往西打



## 秋见白玉沟

何常灵

到达定襄白玉沟村时,恰逢连续七日降雨后的首个晴日。此前被阴雨压得沉闷的心情,也随澄澈天光一同舒展,正适合走进此处太行深处的村落。

白玉沟村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南庄乡,人口稀少。它地处太行山脚下、滹沱河畔,四周环山,生态环境良好,素有“北方小桂林”之称。柿子、花椒、核桃等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。

在村口坡道,几位老乡正闲聊,攀谈间得知,村里现有180余人,长期居住的仅40多人,多数人早已在外务工定居。白玉沟村所在地区,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的重要活动区域。八路军军工厂曾设于此,留下了许多革命遗迹。

村里许多民居建在半山坡,多是石头建筑。偶尔有一两处破败的房舍,给这个古村落镌刻了岁月沧桑。沟内一条溪流,溪水汩汩地向前奔腾。溪内那些嶙峋的石块,将溪流分割成形状各异的水口,溪水翻腾出一束束浪花,水流冲击着泛着青苔的大石块。

10月金秋,山间碧树连依,偶尔有一些红黄叶子点缀其间。环顾四周,青色的山石与碧绿的树木与植被,让这里的秋天沉浸在冷色调里。再有半月之余,红黄色的叶子会增加更多的艳丽色彩,使这里的秋天更加迷人。

溪旁的石坡道沿着溪流曲曲折折而上,大部分坡道被制作成木板栈道。前几天降雨,由于水流充沛,一段段的木制栈道上还有浅浅的水流,长时间浸泡让木板生了些霉迹,稍不注意就会打滑。转过一道弯,溪流分了岔,在岩石坡道上形成几个小瀑布,瀑水像珍珠般跳跃,淡淡的水雾在水面上缠绕,在阳光的照耀下,时而映出七色的彩虹。那些喜欢拍照的年轻人蹲在溪边,伸手撩起水花,将这瞬间定格成画。

清澈水流冲刷圆润石隙,抛洒出无数颗晶莹的水珠,虽没有九寨沟珍珠滩的磅礴,却在细微处见灵动。水珠在阳光的闪烁下跳跃,是那么晶莹剔透,叮咚水声伴着水流,宛如一曲轻快的乐章。置身其间,周遭的幽静与美好将人包裹,恍惚间竟有几分置身仙境的错觉。

远望时,蓝天开阔,青山巍峨。东寨尖、虎头山高耸入云。山间的柿子树、花椒树、核桃树枝头缀满果实,透着丰收的喜意。村民也如这山水般淳朴,一大袋足有15斤的黄红柿子,只卖8元钱,实在得让人暖心。

如今的白玉沟,还未经过多商业开发,保留着本真的模样。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每一处都散发着质朴的自然之美,静静等候着像我们这样,为寻一份清幽而来的访客。



农富年丰登(国画) 霍香锦 作